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6)06-0108-(09)

美索不达米亚遗产及其对希腊文明的影响

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自早期到罗马时代一直对周边的国家、民族产生强烈的影响,希腊也不例外。在公元前750—前650年间出现了所谓的东方化时代,这一时期的东方各种文明对希腊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腊文明;东方化时代;东方文明

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遗产与特征

对于人类文明产生的标志,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人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作为衡量文明是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观之,美索不达米亚确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因其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产生了文字,自然也就引发了一系列文明成就。

楔形文字的发明,不仅造就了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古代近东最持久的一个遗产;而且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变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结构(比如制定成文法律可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所有肥沃新月地带的民族都采纳了这套书写系统。甚至腓尼基文字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1] P78},早期埃及语也深受影响^{[2] P327},结果形成了一个以苏美尔^①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犹如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因此也有人把楔形文字称为“古代东方的拉丁语”——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美索不达米亚的科学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虽然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科学)。早在公元前3千年代中期从苏美尔人开始,美索不达米亚科学就表现出一种特色:无穷无尽的、小心翼翼的以专栏、序列的形式列举与编排事物,其最终的目的是穷尽世界万物。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计算时间和角度的60位进制,1小时分成60分钟,1分钟又分成60秒。这种方法的特殊配合具体表现在一年分成360天以及圆周分为360度上面。这套体系因其数字便于分割,至今仍为人们所采用。^②再如,美索不达米亚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已经知道毕达哥拉斯定律,只是没有形成具体的公式,没有应用,不为人们广泛所知而已。两河的技术成就也十分完美,主要体现在巨大的塔庙建筑上,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际应用方面都比较复杂。在其他科学领域,如天文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语言学等方面,他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知识积累。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成就还体现在法律、文学等方面上。法律理论很发达,在早期就很复杂,以各种各样的法律判决表现出来,即所谓的“法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汉摩拉比法典》了。该法系具有如下特征:1. 皆以楔形文字镌刻;2. 形式

收稿日期:2006-10-08

作者简介:陈恒(1968-),男,安徽怀远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上逐渐向序言、正文、结语的“三段式”结构过渡；3. 虽然多处提到神，但从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和调整方法上看都完全是世俗性的法律；4. 是习惯和审判实践的记录，缺乏抽象概念和普遍立法原则；5.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诉讼与实体不分。美索不达米亚文学是其文化成就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19世纪70年代发现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代表了古巴比伦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史诗。该史诗大体上是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传说精华的汇集，成书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

这一切都对古代东西方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特别是对希腊文化从而对后来的西方世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19世纪中叶之前，欧洲一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西方文化是古希腊哲学、文学、艺术，罗马法律、技术，基督教伦理道德的自然延伸，并没有东方的因素。^③随着19、20世纪的考古挖掘，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释读，泛巴比伦主义、泛埃及主义的盛行，迫使西方世界重新认识引以为豪的西方文化起源，重新评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地位。

其实，与近代不同的是，古希腊人认为他们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从近东闪米特诸文明中借用来的，尤其是从埃及文明中借用来的，而不是源自欧洲自身。^④希罗多德认为希腊的许多神名来自埃及^[3 I P50, P82]，他也承认：“希腊从巴比伦那里借用了日晷、指时针以及把一天分为12部分的知识。”^[3 I P109]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普鲁塔克指出希腊哲学家依赖早期埃及人的智慧。美国学者伯纳尔(Martin Bernal)^⑤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古代模式”(Ancient Model)，自古代一直到启蒙时代几乎所有的民众、学者都接受此种观点。但在这之后人们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代之而起的是所谓“雅利安模式”(Aryan Model)，强调来自北方说印欧语言的入侵者对希腊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希腊文化中的决定性因素来自欧洲本身，这种观点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笼罩着西方学术界。“希腊文化的闪米特或非洲根基或是被有意识地清除了，或者是被掩盖起来了……欧洲语文学家为了保持雅典的纯洁，养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习惯，对这些使他们难堪的部分只字不提。”^[4 I P19]

伯纳尔引起争议的著作《黑色雅典娜》^⑥的核心就是重倡那种为人所抛弃的“古代模式”，人们抛弃这种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而是因为这种观点强调了“东方”尤其是“埃及”对古代希腊历史的影响，这是那些对19世纪欧洲文化抱有优越感的人所绝对不能忍受的，不管浪漫主义者也好，民族主义者也好，激进主义者也好，历史主义者也好，都是如此。假如人们接受伯纳尔观点的话，就会把伯纳尔的希腊文明起源理解为一种“修正的古代模式”(Modified Ancient Model)，这就是说，强调在纪元前2千年代的希腊文化形成时期，近东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对她的决定性的影响。对古希腊历史进入如此大规模地修正，可谓空前绝后，所以人们在伯纳尔教授著作中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也并不奇怪，因而遭到了学术界主流学者的批判，但这也正说明了人们对西方文化起源的重新思考。^⑦

无论如何，那种“神是东方的，神是西方的”^⑧，从而把东西方绝对地割裂的说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已不合时宜。著名的文化理论家、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 1868 - 1958)早在1935年就说：“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位于西半球的人类初级文化已经具有了我们现代人的本性，他们将这种本性表现在磅礴宏大的气势中，拉近了和我们的距离，让我们生动地体会到他们的本性。——整个的西方世界，也许它也是东方的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原始文化所取得的文明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成就上，建立在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文字、官僚主义、技术、艺术和最初的实用性知识基础之上。他们发明的技术中的某些成分经过波斯王朝、亚历山大时代、拜占庭王国、阿拉伯帝国和弗里德利希二世时代(Friedrich II)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数外部表现和艺术表现方式都要归功于他们。”^[5 I P48 - 49]法国东方学家蒲芳莎、史蒂夫说：“在经历了3000余年的存在与辉煌，以及数百年的衰落之后，古老而又伟大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消亡了。在它的废墟上孕育和诞生的，是我们西方人的文明。”^[6 I P14]由此可以发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是复杂的，对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包括现代伊拉

克)本身就是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可见这两种文明接触之早、源远流长、关系之密切。所谓的东西方文明只是一种人为的、带有种族偏见的、不科学的划分。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在共同创造着大同文明,因此在哲学意义上,古代世界几大文明的起源在时间上都是相同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文明在文明史上的地位是不分高下的,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毕竟还有自身的特色。

相对于其他古代文明特别是埃及文明而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多样性、多变性。从地理上、政治上、民族上看,应该说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种族繁杂,有多样的语言与文化,这一地区的历史也分为许多互不相属的时期与时代,让人目不暇接;它没有真正的地理统一体,更重要的是也没有永久的都城大邑,都城经常变换(巴比伦算是惟一的例外)。只是楔形文字、神庙、城市构成了两河的统一因素,这里的人们首先创造和发展了一种城市的、文明的、技术上复杂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对世界的起源和次序也有着同一的认识。但即使这些统一因素也表现出美索不达米亚对多样性、多变性的喜爱。已经挖掘出大量的楔形文献表明,同一文本经常有许多不同的抄本,神庙中的神祇有1000多位,一位神祇有许多称呼。

但在3000多年的文明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影响下一个时代,这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内在统一。古典苏美尔文明影响了阿卡德文明,综合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代表者乌尔第三王朝对以后的王朝又施加着影响。随着赫梯人的到来,自公元前1700年以来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都渗透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人们在肥沃新月地带进行广泛的交流。距离这个肥沃地带越远,夜色越浓……似乎就像另外一个大陆的人们如孩子般地在等待被唤醒。^{[7] P4}在近东沿地中海的肥沃地带,人们本来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是,农具和武器需要铜、锡,建筑需要木材,各地区间需要互通有无。愈来愈多的人转向赚钱又多又快的商业。这个地区成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爱琴海地区的贸易枢纽,也成为三种文化交流的中心。^{[8] P10}这便造就了许多新的文化成果。比

如,旧约圣经某些主题和楔形文学主题的相似性,大洪水的故事^⑨或者正直者受难的主题,这都要归结于这类早期的接触。

可见,从文化上、思想上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文明。因为苏美尔人不仅因发明了文字书写系统而对后继的各种文明有着强烈的影响,而且在法律、行政、宗教领域,乃至语言、文学、教育等领域,都可以追溯到苏美尔的影响,大多数西亚文明也包含苏美尔因素。波斯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苏美尔人的继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具有统一性。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种和谐的统一。与其他古代民族根本不同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创造出一种由中庸和平衡来调节的生活方式。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信仰和伦理上、政治和经济上——他们在理性和想象、自由和专制、知识和神秘之间达到一种可实践的中庸之道。

更加重要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尽管此地居民自认为是“选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个地方性的民族。他们已经意识到世界上有许多别的民族,当然也就没使自己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因此,他们在轻视与他们为敌的邻居的同时,也敬畏西方的埃及人和东方印度河谷地的民族。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对这两种文明的兴起或许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诚如法国古典学者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所讲:“要正确地理解历史与年代,就必须研究古代东方文明。”^{[9] P435-449}

二、对希腊世界的影响

希腊人是第一个真正吸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并把其中一部分传播到西方的民族。被称为“科学史之父”的美国学者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 1884-1956)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0] P64}

从空间上看,由于希腊特殊的地理位置,西部海岸线比较平直,东部较曲折,多岛屿,使希腊与

近东便于交往,其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塞浦路斯,上述地区本身即受到两河文化的强烈影响。^[11]

从时间上来看,美索不达米亚与希腊的接触可以划分为以下八个时期:^⑩

1. 远古时期(公元前3000-公元前1500)
2. 晚期青铜时代(The Late Bronze Age,公元前1500-公元前1100)
3. 早期铁器时代(The Early Iron Age,公元前1100-公元前900)
4. 新亚述时期(The Neo-Assyrian Period,公元前900-公元前612)
5. 新巴比伦时期(The Neo-Babylonian Period,公元前612-公元前539)
6.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The Achaemenid Period,公元前539-公元前330)
7. 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时期(Alexander and his Successors,公元前330-公元前128)
8. 罗马时期(Roma Period,公元前128以后)

其中前五个时期为希腊世界与两河流域的间接接触时期,是暗线;第六个时期为过渡时期,虽然这一时期两者有了直接的接触,但由于战争的原因,于文化意义不大;第七、八两个时期则为直接交流时期,是明线,是东西文化大规模的碰撞、冲突,并发生融合的时代。正如美国著名古典学家斯塔尔所言:“整个亚述帝国时期,希腊人和近东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接触,这样就可以使希腊人不必面临来自近东的直接压力而发展。然而,波斯人则跨越小亚细亚,首先征服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然后征服爱琴海北部地区希腊人。到公元前500年,希腊本土直接处于波斯势力威胁之下。”^[12 I P157]自此希腊世界与两河世界逐渐发生了直接的、不断的联系。

从内容上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可谓包罗万象,涉及到语言、文字、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建筑、医学、音乐等各个领域,两河的痕迹无所不在。可见希腊文明“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10 I P61]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一带,产生过一个繁盛的克里特文明,这种文明同亚非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深受东方诸文明的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希腊地

区”还是一个蒙昧未开化的区域。和希伯来人不同,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自身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近邻赫梯人、迦南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之联系。早在公元前3千年代就在苏美尔出现了,在晚期青铜时代迈锡尼很常见了,大约到了公元前900年左右,在塞浦路斯、爱奥尼亚很常见了。^[13 I P63]通过南安那托利亚的城市、迦南、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传送着物质与精神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在未来的希腊文明中扎了根。几年前在希腊底底斯发现的令公众惊奇的地窖中的圆柱形印章并没有使考古学界震惊^⑪,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在希腊大地上将会发现众多的此类物品。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的这种联系便结束了。这种局面直到公元前8世纪时才被突破,那时希腊人走出了他们的“黑暗时代”,并再次被东部邻居的杰出成就所震惊,引发了古代希腊的“文艺复兴”。在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开始研读巴比伦天文学家的作品,从巴比伦人那里引进了日钟、日晷,并把一日分成十二个部分。^[3 I P321]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这在后来雅典的哲学学派达到了高峰。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进入黄金时代,在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几乎都表现出受到东方传统的影响。

在语言上,英国著名的楔形文字植物学家、化学家、词典编纂家坎贝尔·汤普森(R. Campbell Thompson)在1925年写了一篇文章《来自巴比伦的欧洲遗产》(The Debt of Europe to Babylon),列举了近50个希腊、拉丁词语,这其中大多数与现代欧洲语言有着同源的关系,这极有可能追溯到阿卡德人那里,自然也就追溯到苏美尔人那里。^⑫“至少有12个植物名称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入欧洲。”^[14 I P148-149]桂皮(cassia)、甘松(nard)、孜然芹(cummin)以及其他许多术语都来自5000年前的苏美尔人。^[15 I P145]

在文学上,希腊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16]人类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在公元前2000-前600年间就以不同的语言、版本广泛地传播,《伊利亚特》与之的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17 I P2]希腊神话与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有许多类似的主题^[18 I P80-81]《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

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Farmer's Almanac)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地相似,因为《田工农时》中有许多古老的文学形式,比如格言、寓言、神话、劝诫,这在希腊诗歌中是不多见的,其来源只能是苏美尔和埃及。^{[19] P18)}

在宗教上,毫无疑问巴比伦对希腊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美尔-亚述宗教在地中海文明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早期希腊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必定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源头。格鲁普博士(Dr. O. Gruppe)甚至断言所有的宗教都起源于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便是近东^③——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这种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苏美尔人比希腊人更早就发明了国家组织并进行政治活动^{[20] P94)},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进行了城邦制度分布;王权——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也传入西方社会。

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最珍贵的一份政治遗产是成文法。这种法律源于个人权利的意识——又因众多的纠纷和诉讼而加强——美索不达米亚法律演化为一种崇高的理想,符合整个人类的利益。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通过近东的接触而受到影响。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萨格斯在他的《伟大属于巴比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追溯到……古代近东。”^[21]

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金牛座、双星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

在音乐方面,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22] P250)}斯特拉波说:“据说古代音乐的发明者是色雷斯人”;“包括曲调、韵律和乐器的所有色雷斯音乐都来自亚洲”。^④很久以来,考古学

家知道美索不达米亚人有乐器,特别是竖琴和七弦琴。泥版文书中的线索是一系列数字,这显然指的是巴比伦九弦竖琴中的弦。如果这个想法成立,人们就可发现按这一次序排列的数字正表示了这个乐器的音调,而另外一套音乐符号显然表示音乐中间的停顿。这段约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泥版文书把人类所知最早的一套希腊音乐符号(这包括来自小亚细亚的音阶符号)提早了一千多年。这是迄今发现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节记录,也是最早的连贯音乐系统。希腊人舞蹈中使用的响板也源自苏美尔。^{[23] P122)}

在医学上,我们援引罗可斯比较中肯的评论,他写道:“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虽然还包裹在迷信之中,但已经有了某些实证科学的特征。它部分留给了希腊人,与埃及医学同为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希波克拉底改革铺平了道路。”^{[24] P332-333)}科学的黎明是历时几万年的全部进化过程准备起来的,在纪元前3000年的开端,这个过程至少在两个国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完成,在另外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也可能已经完成。美索不达米亚人及埃及人的文化,包括书写的使用,那时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阶段,并且累积了许多数学、天文学、医学的知识。那么,看来可以证明“光明来自东方”(Ex Oriente Lux)了。^{[25] P116)}

两河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还体现在其他领域。比如,在军事上,希腊人的许多作战技术特别是方阵技术来源于苏美尔人的创造^{[26] P287)},两河流域的军队习惯性使用希腊雇佣军;在历史上,历史编撰的内容、方法也深受影响;在建筑风格上也受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三、东方化时代与轴心时代

因此,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不是西方影响东方,而是东方影响西方,尤其是古代近东文明深深影响着希腊文化,特别是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一个世纪里^⑤,希腊文化深受近东文化的影响。早在20世纪初期,人们就提出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⑥的概念。指这个时期的希腊艺术深受东方世界的影响:一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的影响;一是来自腓尼基、埃及的影响。这是因战争、贸易、旅行以及希

腊人对东方艺术主题与风格的喜爱而造成的后果。^{[27 I P142)}结果这使先前几何风格时期(Geometric Period 约公元前 1000 - 公元前 700)整洁的艺术手法变得更加有活力,形状也变得更加富有表现力。以人物、动物为主题的画面填充了以往的空洞的画面,并伴有其他装饰性的因素。

大约从公元前 700 年起,希腊人从他的东方邻居那里学习如何使用铸模来大批量生产泥版浮雕装饰版。这种风格后来被称为代达罗斯风格(Daedalic Style),这是第一次东方化。从公元前 640 年左右开始,开始了第二次东方化。埃及人的巨大建筑物深深震撼着希腊人,比常人还要大的埃及塑像给希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在材料方面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希腊人习惯于石灰石、黏土或木材,现在则向埃及人学会了雕刻石头的技巧,开始倾向于使用基克拉迪群岛上的白色大理石了,特别是这其中的纳克索斯岛(Naxos)和帕罗斯岛(Paros)上的大理石。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希腊世界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纪念碑建筑物。风格与比例仍旧是代达罗斯风格的。大约在公元前 630 年,首先在岛屿后来在希腊本土上,希腊人开始雕刻裸体的、站立式的人物塑像,先前只是在小的艺术品上才可以看到这一风格,这种风格在比例、动作的细节方面都向埃及塑像进行了借鉴。这种与实物大小一样的,或更大的大理石年轻人塑像(kouroi)揭示了希腊人在技巧、风格方面的快速发展:向自然主义风格的快速发展。^⑦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东方化洗礼之后,希腊人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并没有被同化,而是大大影响了周边民族。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 675 年^⑧在埃及建立的第一个希腊人殖民地诺克拉底斯(Naukratis)非常明显地表明希腊文化在那些更古老民族中的力量。^⑨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诸因素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始终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诚如论者所言:“东方与西方在文化发展方面为各自将要在新的联合体中扮演的角色而做准备……当彼此的思想充分地、从具体的领域、社会与民族条件中解放

出来,采取某种程度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变得可以传播与交流时,文化之间的最佳融合就能实现。于是人们就不再约束于诸如雅典城邦或东方等级社会之类的具体历史事实,因而进入到在形式上更为自由的抽象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宣称适用于所有人,不但可学习,而且可以由论证加以支持,更可以在理性讨论的领域内彼此相互竞争。”^{[28 I P2)}

也许正是这种相互交流、竞争,最终导致了所谓“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的出现。这是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 - 1969)提出的概念。^⑩认为公元前 800 - 前 200 年间^⑪在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中国等地出现了哲学的突破,人类有了自我意识,精神生活得到质的飞跃。文明基本形态成型,文明早期格局由此而奠定,而且自此以后,人类历史上就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类似的现象。希腊哲学思想为西方政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此外,通过柏拉图思想与基督教教义发生了联系,而继承希腊文化衣钵的罗马则把希腊文化加以发扬光大。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佛陀、孔子奠定了东方思想的两种类型。在中国出现了儒教、道教,分别以孔子、老子为代表,在印度出现了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以佛陀为代表,在伊朗出现了索罗亚斯德教,以索罗亚斯德为代表,在巴勒斯坦出现了犹太教,以以利亚(Elijah, 公元前 875 - 公元前 848)、以赛亚(Isaiah, 公元前 740 - 公元前 681)、耶利米(Jeremiah, 公元前 627 - 公元前 586)等先知为代表,在希腊则出现了智者运动与各派哲学,以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阿基米德等为代表。

这一时期的文学趣味也从对世袭贵族的关注转移到对知识分子的关注。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时代的意义体现在公元前 200 年以后,因为这个时期的思想是衡量后来各代人思想水准的刻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受惠于这个时代的公元前 500 - 前 400 年间的希腊文化被称为西方文明史上的“古典时代”。轴心时代成就了人类的普遍特质:人类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其局限性。渴望得到拯救,极力通过反思得到拯救。在人类历史上,哲学家第一次出现于公众面前。哲学争论用以说服其他派别。这以争论、分裂和极端混乱而结束,这种混乱产生

了今日的各种思想范畴;人类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因此需要验证、怀疑、扬弃。

一方面,全部这些特征都是由于当时相同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中国、印度、希腊等地都是由数量众多的小国组成,并且彼此之间不断地相互争斗。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以交换思想。另一方面,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希腊、中东、印度、中国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其中美索不达米亚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这座“桥梁”联接了东方文明到西方,反过来又联接了西方文明到东方,同时“桥梁”自身独特的文化,属于“桥梁”本身的各文明之间也是互动的。于是这个“桥梁”中的两个世界之间就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着和平的、有时也是暴力的交往。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升华的过程,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可以随着时代的演进而络绎不绝往返。^{[29] P19)}

总之,美索不达米亚在各个领域对人类文明贡献的众多证据仍是全部中的一小部分——冰山之一角。把观念、技术、思想、主题这些历久而产生的东西追溯到其本源,是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传播的轨迹是极细小的游丝,时常扰乱探询者的眼睛和心灵。毫无疑问,未来的发现将会有更多的事实来强化这一画面,这必定会给人们带来许多惊奇。未来只能确定的事实已很明显——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人杰地灵之处,独创了人类最早的文化:两河之间的土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注释:

- ① 早在20世纪初期,人们还不太熟悉 Sumer 这个民族,只是在楔形泥版文书上知道有这个名字。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几次考古挖掘,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个民族的重要性。见 Leonard Cottrell,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Hawthorn Books, 1960, p. 449.
- ② 两河流域偏爱60和它的倍数。比如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是由12版泥版组成的,巴比伦人把他们的每一个神各配以一个六十以下的数,这个数表明这位神灵在灵霄殿里的品位。
- ③ 如“策勒(E. Zeller)1856年的著作便公开反对希腊哲学的东方起源说;维拉莫维兹(Ulrich von Wilamowitz - Moellendorff)在1884年宣称:无论是闪族人还是埃及人都没有对希腊文明做出什么贡献;东方乃是希腊人的死敌”。转引自叶舒宪:

《“东方”概念的话语建构之根——东方化革命 读后》,刊《东方文化》2002年第5期。译名有改动。

- ④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希腊人借用两河人的路径与起源都是模糊的,包括法律问题也是这样。见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istory of Mesopotamia”辞条。
- ⑤ 该书作者伯纳尔是一位汉学出身的东方学家、当代美国非洲中心主义的主要领导人,在纽约康奈尔大学执教(据说自2001年起退休),为该校古代东地中海研究荣誉教授。他于研究古典学方面是一个半路出家者,但正是由于该书而使他名声大噪,成为媒体聚焦的人物。伯纳尔1937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书香家庭,其父著名的科学家约翰·伯纳尔(John Desmond Bernal, 1901 - 1971)在二战期间做过巴顿将军的顾问。祖父迦丁纳尔(A. H. Gardiner, 1879 - 1963)是著名的埃及学家、语言学家,著有《埃及语法》(*Egyptian Grammar*)、《拉美西斯行政文献》(*Rameside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等。伯纳尔于1957年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1966年获剑桥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1988年任康乃尔大学东方学系教授。早年出版中国历史方面的著作有《刘师培与国粹》、《190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Chinese Socialism Before 1907*, 1976年著,中译本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等。另著有《卡德摩斯书信》(*Cadmean Letters*, 研究希腊字母的起源)。
- ⑥ *Black Athena: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 - 1985*,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Black Athena: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I: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1991;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II: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2006.
- ⑦ 最主要的批评来自 Wellesley College 的 Mary Lefkowitz, 她认为伯纳尔史实不清、学术无能、种族主义。见 *Not Out of Africa: How Afrocentrism Became an Excuse to Teach Myth as History*, 1996。争议的著作主要有 *Black Athena Revisited* by Mary R. Lefkowitz; *Heresy in the University: The Black Athena Controversy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s* by Jacques Berlinerblau;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Martin Bernal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by Martin Bernal, David Chioni Moore (Editor); *Civilization or Barbarism: An Authentic Anthropology* by Cheikh Anta Diop; *Blacks in Antiquity: Ethiopians in the Greco - Roman Experience* (Belknap Press) by Frank M. Snowden.
- ⑧ 见《古兰经》,1. 2. 142。Gods is the Orient, Gods is the Occident。马坚先生把这句话译为“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值得思量。见马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德国著名学者 Walter Burkert(1931 -)在其所著《东方化革命》(*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英译本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打头便引用这句话,这说明至少在穆罕默德时代,伊斯兰世界已接受了欧洲那种划分东西方的地理观念。
- ⑨ 值得注意的是,对两河人来说,大洪水是历史真实而不是虚构的故事。见 Richard A. Gabriel, *Great Captains of Antiquity*, Greenwood Press, 2001, 第56页。
- ⑩ 见 Stephanie Dalley, A. T. Reyes, Henrietta McCall, Marion Cox, David Pingree 编的《The Legacy of Mesopotamia》, Oxford U-

niversity Press 1998 年出版。该书第 4、5 两章 Mesopotamian Contact and Influence in the Greek World(作者是 Stephanie Daley, A. T. Reyes) 的划分方法, 第 85 - 124 页。

⑪“刻章者喜欢的石料往往是美索不达米亚以外出产的, 这说明了当时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引自(英) 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 杨建华译, 黄菊元校,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49 - 50 页。

⑫ CAH 3 : 248 - 250. Cf. more generally Patridge 1958. 转引自 William W. Hallo, *Origins: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Background of Some Modern Western Institutions*, E. J. Brill, Leiden, 1996, p. 325.

⑬英国古典学家 Farnell(1856 - 1934) 有详细的论述。见 Lewis R. Farnell, *Greece and Babylon: A Comparative Sketch of Mesopotamian, Anatolian and Hellenic Religions*, T & T Clark, 1911, pp. 3, 31, 等处。

⑭ The Geography, X. iii. 17.

⑮这一时代的起讫点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公元前 750 - 公元前 625、公元前 730 - 公元前 580、公元前 725 - 公元前 650、公元前 720 - 公元前 625、公元前 720 - 公元前 575、公元前 700 - 公元前 650、公元前 700 - 公元前 640、公元前 700 - 公元前 620、公元前 700 - 公元前 625、公元前 700 - 公元前 600、公元前 8 - 前 6 世纪等不同的说法, 大体上可以说整个公元前 7 世纪都属于东方化时代。

⑯一般认为,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 促使许多学科取得了很多成就, 东方化时代就是希腊艺术史领域内出现的一个概念, 后来这个概念才逐渐引入到其他领域。在艺术领域东方化时代也有不同的分期: 在 Corinth 主要有 Early Proto - Corinthian(公元前 725 - 公元前 700)、Middle Proto - Corinthian(公元前 700 - 公元前 650)、Late Proto - Corinthian(公元前 650 - 公元前 625) 和 Corinthian = Animal Frieze Style(公元前 625 - 公元前 550) 四个阶段组成, 在雅典, 主要有 Early Proto - Attic(公元前 700 - 公元前 675)、Middle Proto - Attic Black and White Style(公元前 675 - 公元前 640)、Late Proto - Attic(公元前 640 - 公元前 610) 等三个阶段组成。笔者查了许多材料, 难以查考是谁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 应该是英国学者霍尔(Harry Reginald Hall, 1873 - 1930) 在《The Oldest Civilization of Greece: Studies of the Mycenaean Age》一书中提出的(London: David Nutt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 1901, p. 43)。现在史学界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概念了, 比如英国学者 Oswyn Murray 的《Early Greece》(Glasgow, Fontana Press, 1980 年第 1 版, 1993 年第 2 版) 一书的第 6 章就名为“ The Orientalizing Period ”。

⑰参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Western Sculpture” 辞条。

⑱见 The Crystal Reference Encyclopedia, “Naukratis” 辞条, Quotations Ltd. 2005 年。

⑲参阅 Alan E. Samuel 《The Greeks in History》书中一章“ We Know How to Be Greek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

⑳参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魏楚雄、俞新天译, 华夏出版社 1989 年, 第 7 - 8 页。值得注意的是, 余英时认为这个概

念“ 并是雅斯贝斯个人的新发现。他的真正贡献毋宁是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集中。……雅氏的新说法基本上是在韦伯(Max Weber) 的比较宗教史的基础发展出来的”。余氏随后又说闻一多早在 1943 年发表的《文学的历史动向》就描述过雅氏的这一“ 轴心突破 ”现象, 比他早 6 年。详见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一文, 刊余著《现代入学的回顾与展望》, 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392 - 413 页。

㉑ 一说公元前 600 - 前 200 年间。

参考文献:

- [1] 刘家和, 王敦书. 世界史·古代卷(上)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 [2] William W. Hallo. *Origins: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Background of Some Modern Western Institutions* [M]. Leiden: E. J. Brill, 1996.
- [3] 希罗德·历史(第二卷) [M]. 王嘉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4] 爱德华·塞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 [M]. 李琨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 [5] 阿尔弗雷德·韦伯. 文化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史 [M]. 姚燕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6] Jean Bottéro, Marie - Joseph Stève. 美索不达米亚——追溯近东文明的起点 [M]. 余中先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 [7] 乔尔·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 [M]. 王旭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8] 彼得·李伯庚. 欧洲文化史 [M]. 赵复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9] Karl H. Dannenfeldt.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Pre - Classical Civilizations*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52 (4).
- [10] 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 [M]. 陈恒六等译. 上海: 华夏出版社, 1989.
- [11] 李政. 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赫梯文明的影响 [J]. 北京大学学报, 1996 (1).
- [12] Chester G. Starr. *Early Man: Prehistory and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13] Joan V. O'Bri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ra: A Study of Ritual, Hero, and the Goddess in the Iliad* [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3.
- [14] R. Campbell Thompson. *The Migration of Assyrian Plant - Names into the West* [J]. The Classical Review, 1924 (7/8).
- [15] Alan Houghton Brodrick. *The Tree of Human History* [M].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 [16] 陈恒. 略论古希腊文明中的东方因素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4 (1).
- [17] Homer. *Iliad*, *Book Nine* [Z]. Clarendon Press, 1995.
- [18] Charles Penglase. *Greek Myths and Mesopotamia: Parallels and Influence in the Homeric Hymns and Hesiod* [M]. Routledge, 1994.

- [19] Suzanne Said , Monique Trédé. *A Short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M]. Routledge , 1999.
- [20] Paul Cartledge. *The Greeks :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21] H. W. F. Saggs. *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 A Survey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the Tigris - uphrates Valley*[M]. Sidgwick & Jackson Ltd , 1991.
- [22] Egon Wellesz. *Ancient and Oriental Music*[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7.
- [23] M. L. West. *Ancient Greek Music*[M]. Clarendon Press , 1994.
- [24] 殿利 ,郑殿华. 巴比伦古文化探研[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25] 乔治·萨顿. 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M]. 刘珺珺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26] Graeme Donald Snooks. *The Dynamic Society :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Global Change*[M]. Routledge , 1996.
- [27] Laurie Schneider Adams. *Art across Time*[M]. Mcgraw - Hill College , 1999.
- [28] 汉斯·约纳斯. 诺斯替宗教 :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M]. 张新樟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 [29] 吴于廑. 总序[A]. 吴于廑 ,齐世荣. 世界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The Legacy of Mesopotamia and Its Influence upon Greek Civilization

CHEN 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234 ,China)

Abstract : The ancient Mesopotamia civilization is the world 's earliest civilization. It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ivilizations which exerted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cultur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oman period , especially upon Greek Civilization. The so - called Orientalized Period emerged between 750 and 650BC. This was a period of expansion and trade that brought the cultures of the Greek mainland in contact with the surrounding cultures and many foreign characteristics flooded in.

Key words : Mesopotamia ,Greek civilization ,the Orientalized Period ,orient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陈 吉)

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